

机灵鬼



陆 璐



机灵鬼

阳生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0043322

内 容 简 介

小朋友，这是作家浩然伯伯专门给你们写的一本小说、故事集。看了书名以后，你一定想知道“机灵鬼”是谁？他怎么机灵呢？噢，对了，还有飞来了什么祸？落在谁的头上了？梅子妈为啥笑了呢？那她哭了又为的是啥呢？爸爸当了生产队长以后，春元想的是啥？做得又怎么样？要想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，那就请你认真地读读这本书吧。特别是书中的两篇作者自己的童年回忆《两只小蝌蚪》和《书迷》，写得真实、动人，保准使你能够一口气读完它，并且还能从中受到教益。

机 灵 鬼

浩 然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 1/2印张 82,000字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300册

统一书号：R10091·883 定价：0.38元

封面作者：李肇宏

插图作者：陈曦光

责任编辑：吴菲

目 次

秋风吹	1
奶奶和煮鸡蛋	10
飞来的祸	14
卖冰棍的小翠萍	23
苞米香	33
梅子妈笑了	37
苗	49
采桑叶	56
春华走姥家	71
机灵鬼	76
看戏	98
爸爸当队长	100
两只小蝌蚪	128
——童年回忆之一	
书迷	141
——童年回忆之二	
后记	169

秋 风 吹



秋风象一把大扇子，把稻谷给扇熟了，把苹果给扇红了，把杨树叶子给扇黄了。它还是不停地扇呀扇呀，又把被它扇黄了的杨树叶子，一片一片地给吹落到地上。

金黄金黄的杨树叶子一落地，村里的孩子们可就欢了：他们抢着去搂，背回家，垛起来，留着下雪的冬天喂奶羊。

“铃铃铃！”小闹钟突然地响了一阵儿。

新田被惊醒，一骨碌爬起来。他仍然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里，好象还做着半截儿梦；两只眼皮特别沉，特别涩，怎么使劲儿，也抬不起来。他伸手摸呀摸呀，先摸着裤子，蹬上了；又摸着褂子，披上了。他溜到炕沿，“腾”地一声跳到地上，用脚蹬着一只鞋，穿上；又蹬着一只鞋，再穿上，最后，他摇摇晃

晃地出了屋，如同一个喝多了烧酒的醉汉。

“妈，夜里的风刮得大吗？”他冲着有火光，有柴草燃烧声响的锅台那边问一句。

“挺大的，傍天亮才停止。”

“好极啦！好极啦！”新田听到妈妈的回答特别高兴。因为夜间秋风刮得大，树下边的叶子就落的多嘛！

他扑到缸边，用瓢子舀了半盆子水，猫下腰，两手一齐往脸上撩。让凉水一激，他的头脑果然清醒了许多；转一圈儿没找到毛巾，就扯着衣裳襟擦了擦脸。他奔到拴着雪白奶羊的棚子跟前，背起笆篓筐，提上竹筛子，朝“咩咩”叫的奶羊扮个鬼脸，就往大门外跑；接着，又从他家住的前街往村西跑。

村子的西边，有一座机井房；机井房两旁，是堆放过木头和砖瓦的空地；空地上面，并排长着四棵又粗又高的白杨树。秋风，把白杨树那大伞一样的树冠给扇了一夜，空地上准会铺了一层金黄的叶子。这儿是冀东大平原，离北边的燕山挺远，离南边的蓟运河也挺远，除了村头有几棵杨柳树以外，没有树林子；不起早抢先，就接不着金黄的杨树叶子呀！

看，街东头的丁丁背着筐、提着筛子跑出村了！

嘿，街东头的大安也背着筐，提着篮子跑出村了！

新田这下可慌了神儿。前天，新田起的晚了一点儿，走在丁丁的后边，没有搂着金黄金黄的杨树叶子。他只好跑到挺远的干渠边，拣了一点别人搂剩下的树叶子。昨天，新田起在大安后边，又没有搂着金黄金黄的树叶子，跑到挺远的闸门子附近，拣了一点别人搂剩下的树叶子。今儿个，新田起的不晚哪，怎么又要落在他们后边呢？对啦，丁丁和大安也比赛地早起了！

新田想到这儿，拔腿就跑，飞一样飞到机井房旁边的白杨树下。他扔下肩上的笆篓筐，拉起手里的竹篮子，围着一棵大白杨树跑了一圈儿；一口气不停，又围着一棵大白杨树跑了一圈儿——这叫“跑马占圈”，谁先占下，就是谁的地盘，地盘里的金黄金黄的树叶子就归谁所有；来晚的人哪，就不用想再动那“圈里”边的一片树叶子。

两棵大杨树下的地盘被新田占下了，心里真得意，立刻又往左边那棵大杨树下边跑。

“这棵树我占下啦！”丁丁手里拉着竹篮子，一边围着那棵树飞跑，一边冲着新田大声宣告。

新田急转身，又往右边那棵大杨树下边跑。

“这棵树是我的！”大安手里拉着竹篮子，一边围

着那棵树飞跑，一边冲着新田大声宣告。

新田只好收住步，继而扭转身，回到自己占下的地盘里去。小学生要讲理嘛，那两棵树下的地盘让丁丁和大安占下了，不应当跟人家争抢呀！他心里想：四棵大白杨树，我一个人占了两棵，比你们两个都多；明天早上，不等天亮我就起床，就跑到这儿占地盘，把四棵大白杨树全占下。

三个孩子喘喘气，擦擦汗，不慌不忙地搂起金黄金黄的杨树叶子，搂自己“地盘”里的杨树叶子，没有人敢抢，还慌忙什么呢？他们一边“哗啦、哗啦”地接着，一边开始说笑，开始唱歌，开始朝金色的田野了望。

远处，大干渠和闸门子那边，耸立着一排一簇的大杨树，树下边也有一些活动着的身影，肯定是别的孩子们在那儿“跑马占圈”的。谁占的多呢？谁占的少呢？反正占的多的人就高兴，占的少的人就不高兴呗！

新田把铺在地上的金黄金黄的杨树叶子搂成一小堆一小堆的，想转移到另一棵树下边，也把那边地上的叶子搂成一小堆一小堆的，然后好装筐，一筐一筐地往家里背。

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，到了吃早饭的时辰，吃完饭，小学生们都得上学去。

新田直起身，扭转头；忽然，一片红光映进他的眼睛里，好似前边燃烧起一把火。

咦，什么时候来了一个小姑娘，站在远远的道边上。她肩上背着一个比她矮不了多少的笆篓筐，手里提着一只把儿显得特别长的竹筛子，身后边跟着一只雪白雪白的奶羊。她眨巴着两只又黑、又大的眼睛，痴呆地盯着这边树下的人，盯着这边的竹筛子，盯着被竹筛子筛得“哗啦，哗啦”响的金黄金黄的杨树叶子。

新田停住手，停住脚，也停住眼睛——象小姑娘那样痴呆地盯住小姑娘。他发现小姑娘的小辫特别粗，小姑娘的脸蛋格外红，美丽极啦，可爱极啦！他真想跑过去，拉住小姑娘那胖胖的小手，一块儿玩玩。

丁丁也瞧见了小姑娘，一边接着金黄金黄的杨树叶子，一边挺神气地喊道：“喂，你到别处去抢吧，这儿没你的份儿了！”

小姑娘没理睬。她身后边的奶羊，扬起脑袋，“咩咩”地叫了两声。



大安也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停住手，帮腔似地对小姑娘叫嚷一句：“嗨，你要是再晚点儿，等到晌午来呀，那可就更净啦！”

小姑娘绷起好看的红脸蛋，撅起薄薄的小嘴唇，斜起两只乌黑闪亮的大眼睛。她一定是生气了，一定挺难过吧？

新田也挺生气，生气丁丁和大安对小姑娘讲话不

礼貌。新田也挺难过，因为那个长得特别美丽、特别可爱的小姑娘难过了。新田想：我们眼下已经不是在家里淘气的野孩子了，我们是一年级的学生，怎么能这样对人家不礼貌、惹人家生气呢？

他朝前迈了几步，停住，很和气地低声向那个小姑娘：“小朋友，别在这儿愣着了，快到别处找找去吧。”

小姑娘也和气地回答他说：“我跑了好几个地方，都让人家占下了。”

“你为啥不早点起来呢？”

“都怪我奶奶。她说我感冒还没好利落，想让我多睡会儿……”

“你应当把小闹钟放在枕头边上呀！”

“我家那小闹钟坏了，我哥带到镇上去修理，要等半个月才能取回来。”

新田再不吭声，象小姑娘刚才那样子，呆呆地站了会儿，立即挺起胸脯、抖起精神，背起他那空着的笆箩筐，提起竹篮子。他一边朝着被他占领的另棵大白杨树移动，一边用脚尖戳点着地，对那小姑娘说：“你来这儿往筐里装树叶子吧。”

小姑娘奇怪地反问他一句：“那是你占下的地盘、

你堆起的树叶子呀，别人怎么能装走呢？”

新田说：“我让给你啦，咱俩一人一棵树。”

小姑娘好象有点不相信，轻轻地摇摇头。

新田感到一种被人小看了的耻辱，粗脖子红脸地喊：“真的，骗你我是小狗子！”

小姑娘笑了。她笑起来显得更美更好看。

雪白的奶羊似乎明白了，什么也不顾地跳到新田让出来的地盘里，撒个欢儿，就特香甜的吃起金黄金黄的杨树叶子。

丁丁和大安，开头都愣了一下，随后你看我一眼，我看你一眼，又一齐把不好意思的目光投在新田和小姑娘的身上。

新田帮着小姑娘把金黄金黄的杨树叶装在笆篓筐里，装了满满一筐。

小姑娘也帮着新田往笆篓筐里装金黄金黄的杨树叶子，装得更满。新田有劲儿，把胳膊伸进背祥里，一下就背起来了。新田还给小姑娘搁了一下筐，让小姑娘背起来。

他们一块儿走到路上，在路口又分开走，因为小姑娘是另外一个村的，明年暑假以后才够上学的年龄哪。

雪白的奶羊留在高高的白杨树下，一边香甜地吃

树叶子，一边等着它的小主人回来背第二趟。

新田走出一节儿路，又停住，冲着小姑娘的背影大声喊：“明个你不用急，我再替你占一块地盘！”

“谢谢你，不用啦。”小姑娘转过脸，摇摇头，很有信心地说，“我要早起，起在你们的前边，我给你们一个人占一块！”

秋风飒飒，吹得新田的衣裳襟直抖动，吹得小姑娘额前的一缕头发飘呀飘的。

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草于通州镇

奶奶和煮鸡蛋

老赵家的丽丽，长牙很晚，记事儿倒挺早。她都两岁了，还没有长出槽牙来，不论吃啥东西，都用几颗门牙，象嗑瓜子儿那样，一下一下地嗑着吃；可是，那当儿经历过的好多事情，都在她的小脑瓜里记得清清楚楚。

她记得，每天窗户纸上爬满金色的阳光，奶奶就从东屋里走过来，笑呵呵地亲亲丽丽的小脸蛋，把丽丽的小棉裤和小棉袄在火盆上烤烤，赶快地给丽丽穿起来。接着，奶奶给丽丽洗脸，喂丽丽吃饭；最后，奶奶抱着丽丽，坐在院子的太阳地，或是门口避风的地方呆着；非得等那三只老母鸡都“咯嗒嗒”地叫下了蛋，奶奶把鸡蛋拾起来，放进锁在柜子里的麦荳杆编的小篓子里，才肯带着丽丽离开家，到街上人多和热闹的地方玩耍。每天，奶奶都要把那个麦荳杆编

的筷子放在面前，比过来，比过去，挑出一个最大的鸡蛋，放在锅里或是汤里“咕嘟、咕嘟”地煮一阵儿，用勺子捞出来，拿凉水泡一泡，再剥掉皮儿，递给丽丽。

丽丽每次接过鸡蛋，都要举到正在啃面饼子的奶奶嘴边，连声说：“奶奶吃煮鸡蛋！奶奶吃煮鸡蛋！”

奶奶摇着满是银灰头发的脑袋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奶奶不吃，奶奶有牙，什么都能嚼；丽丽没牙，吃别的嚼不烂，要闹胃病的。乖孩子，吃吧，吃吧。”

丽丽听奶奶的话，立刻“叭哒、叭哒”地吃起来，吃得可香甜啦！直到今天，丽丽还记得当时煮鸡蛋的香味儿，更记得奶奶那张慈祥可亲的笑脸。当然，今天的丽丽已经长大，成为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丽丽不仅个头高了好多，还长出一口又洁白又整齐的牙齿，不论是酸杏子、脆萝卜，还是最硬的炒豆粒儿，丽丽全都咬得动。可是她每天还要吃个煮鸡蛋。

眼下丽丽吃的煮鸡蛋，不再是奶奶给煮的。奶奶早就抱不动丽丽，也不能喂鸡和看鸡，更不能烧火做饭。丽丽这会儿吃的煮鸡蛋，是妈妈给她煮的。

有一回学校考试，丽丽的语文和算术都得了九十多分。丽丽高兴地跑回家，跑进奶奶住的东屋里：“奶

奶，您看，您看！”

奶奶摇着雪白头发的脑袋说：“啥东西呀？我眼花了，看不见。”

“我给您念：语文得分九十五，算术得分九十七！”

奶奶一听笑了，张开嘴巴笑。

丽丽忽然吃了一惊：“奶奶，您的牙齿哪？怎么光剩下几颗门牙？”

“唉，老了，一颗一颗地往下掉，快掉光了！”

“赶紧上公社卫生院，找医生治呀！”

“人老了就掉牙，治也不顶用。”

丽丽挺心疼奶奶，红着眼圈问：“奶奶，疼吗？”

奶奶说：“不疼。”

丽丽还追问：“你心里难受吗？”

奶奶一摆手，爽朗地说：“不难受。人总得老的，把你们抱大了，学习好，长本事，我还高兴哪！”

丽丽收起卷子，再没说啥，就去上学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妈妈又给丽丽煮了鸡蛋。鸡蛋在粥锅里翻上翻下的，好象一条游水的泥鳅。

丽丽自己下手，拿勺子把鸡蛋捞出来，用凉水洗一洗，泡一泡，最后放在小手掌上托着，跑进东屋。